

趙氏醫貫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醫無問子醫貫卷之六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

郡博贊皇李樾詳閱

後天要論

補中益氣湯

黃芪

一錢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此方東垣所製治內傷之方。古方止有黃芪一錢其餘各三分。薛立齋常用參芪各錢半。白朮一錢。當歸一錢。陳皮七分。升柴各五分。進退加減神應無窮。如病甚者。參芪或三錢五錢。隨症加用。凡脾胃喜甘而惡苦。喜補而惡攻。喜溫而惡寒。喜通而惡滯。喜升而惡降。喜燥而惡濕。此方得之。

或問曰。古今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之所未發。繼仲景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處解。又不能的見風寒暑濕對症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如九味羌活湯。敗毒散。十神湯之類。甚則涼膈白虎。雖然並進。因而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有之。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聽不必攻邪。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對症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胃中陽氣自虛。下陷於陰中而發熱者。此陽虛自病。誤作外感而發散之。益虛其虛矣。為害豈淺哉。又有一種內傷真陰而發熱者。與內傷陽氣相似。此當補真陰。非四物湯之謂。又非坎離丸之類。詳見先天要論。中者心肺在上。腎肝在下。脾胃處於中州。為四臟之主。氣

者中焦無形之氣。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氣。又為脾胃之土。後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氣。不行其功。蓋為此氣因勞而下陷于腎肝。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故用升麻。使繇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繇左腋而上。非藉參芪之功。則升提無力。是方所以補益後天之先天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考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道中。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恠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水源於西。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余嘗見邵子排列如此。有中天八卦數。其當今所

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帝與神即余先天要論中所稱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用之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於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諄諄為言也蓋人身以脾胃為主入皆知之而先天隱於無形之中世置而弗論故余既立先天要論矣復於後天論中發明東垣脾胃論亦用先天無形者為主讀脾胃論者讀至人受水谷之氣以生所謂清氣營氣衛氣元氣穀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名則可見矣飲食入胃猶水在釜中穀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藉少陽相火之無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運化也此時若用寒

涼之藥。飲食亦不運化矣。蓋脾胃中之火。納音所謂爐中火。養爐中火者。須頻加煤炭。蓋以熱灰溫養其火。而火氣自存。一經寒水便成死灰。將以何者蒸腐水穀。以何者接引燈燭。舉目皆地獄光景。可不戒哉。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正取溫養之義也。

東垣曰。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舉痛論云。勞則氣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傷。則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嬾於語言。動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熱。火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是也。金匱要略云。平人脈大為勞。脈極虛亦為勞。夫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瘥。以黃芪建中湯治之。此亦溫之之意也。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營氣。元氣衛氣。春升之

氣皆胃氣之別名也。夫胃氣為水穀之海。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經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腎。名曰重強。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營衛。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與外感風寒之證頗同。而實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則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其內則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尅之。之類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證。而反瀉之。則虛

其虛也。實實虛虛。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唯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則愈矣。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曰。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損其脾胃。今立補中益氣湯主之。夫因饑飽勞役。損傷脾胃。或專因飲食不調。或專因勞力過度。或饑飽之後。加之勞力。或勞力之後。加之饑飽。皆為內傷。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上喘氣短。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炙甘草之甘。以瀉大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并大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曰。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臍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胃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脉之縮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胃中清氣升於陽道。及諸經生發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氣亂于胸中。為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清升而濁自降矣。胃氣虛不能升。浮為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

大虧榮氣不榮。陰火熾起。日漸熬煎。血氣日減。心主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故以當歸和之。如煩猶未止。加服地黃丸以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表證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服。得微汗則已。非止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出也。

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參五味子。

如頭痛加蔓荊子。

如頭痛有痰沉重。乃太陰痰厥。頭痛加半夏天麻。

如腹中痛者加白芍藥。如惡寒冷痛更加桂心。如惡熱喜寒熱痛更加黃連。

如腹中痛惡寒而脉弦者。是木來尅土也。小建中湯主之。蓋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水為君。如脉沉細腹痛。以理中湯主之。乾姜味熱。於土中瀉水以為主也。

臍下痛者加熟地黃。如不已乃大寒也。更加肉桂。凡小腹痛多屬腎。

氣奔豚。惟桂泄奔豚。故加之。

如脇痛。或脇下縮急。俱加柴胡芍藥。

如體痛。肢節重。或腹脹。自利。脉來濡緩者。濕勝也。加蒼朮厚朴主之。
如風濕相搏。一身盡痛。加羌活防風膏本。別作一服。病去勿再服。以諸風藥損人元氣也。

如冬月惡寒發熱無汗。脉浮而緊。本方加麻黃桂枝。

如麻黃五分。用參芪各一錢。

如冬月惡風發熱有汗。脉浮而緩。加桂枝芍藥。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風。傷食必惡食。傷寒惡寒。裂火不能熱。重綿不能溫者。內傷者得就煖處着綿。溫火便不惡矣。內傷飲食。口不知味。不思飲食。傷寒者雖不能食。未嘗不知味也。勞力內傷者。身體沉重。四肢困倦。百節煩疼。心滿氣短。懶於言語。若傷寒者。太陽則頭痛。少陽則脇痛。陽明則目痛。不若內傷之急情嗜卧也。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在皮

毛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

右手氣口脉大於左手人迎三倍。其氣口脉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澀。是飾之本。脉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脉刑肺。急是絃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脉為脾比五脉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失所。胃脉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如見。若外傷人迎脉大於氣口也。

東垣以手捫熱有三法。以輕手捫之則熱。重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間則熱。蒸手輕摸之則不熱。是熱在骨髓也。輕手捫之不熱。重手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是熱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熱在肌肉。肌肉間熱者。正內傷勞倦之熱也。若余于內傷真陰者。以手捫熱。亦有二捫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腎中之真陰虛也。捫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覺寒者。腎中真陽虛也。

面必赤者。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也。口必渴者。腎水涸。姑引水自救也。若口吐痰多如清水者。腎水泛上為痰。口必不渴也。口咯痰如沫者。水沸為痰。陰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脇痛者。腎肝虛也。足心如烙者。湧泉涸竭也。膝以下冷者。命門衰絕。上氣必喘也。尺脉必數者。陰火旺也。尺脉數而無力。或欲絕者。真陽衰也。骨痛如折者。腎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陽虛陰虛之辨。而陰虛之中。又有真陰真陽之不同。其治法詳於先天論中。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江以南之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此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蓋東方屬肝。南方屬心。肝與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黃帝起四方之間。歧伯有四治之能。此東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東南二方之劑。其人士盛者。必下虛也。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元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陽不足者。下

陷於腎中也。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焉可不引而歸原耶。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但先後輕重之分。明者知之。不必詳述。

或問腎氣丸中。以地黃為君。恐其泥膈。或於脾胃有妨乎。曰。腎氣丸中。盡是腎經的藥。並無一味脾胃藥。雜其中。徑入腎經。焉能泥膈。凡用藥。須要分得陰陽。水火清淨。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輸納錢糧。而可與天曹用事之人同議乎。曰。若如所言。予正謂腎經水部。不可與脾經土部相雜之謂耳。曰。余所謂不雜者。謂腎水藥中。不可雜脾土藥。脾胃藥中。不得雜腎經藥。如四君子湯。脾經藥也。雜地黃其中。則泥膈矣。八味地黃丸。腎經藥也。加人參則雜矣。若論腎與脾胃水土原是一氣。人但知土之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為土。土之堅者為石。此後天卦位。坎之後繼之艮。艮為山。為土。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

之主也。土無定位。隨母寄生。隨母而補。故欲補太陰脾土。先補腎中少陽相火。若水穀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則不熱。補腎者。補腎中火也。非用八味丸。皆不達心。而日從事于人參白朮。非探本之術。蓋上之本。初原是水也。世謂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如補腎。

傷飲食

陰陽應象論云。水谷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飲食之傷。傷于寒熱也。痺論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是飲食之傷。自傷於饑飽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類。主之中者。消化神麴麥芽山查三稜廣茂之。主治之。在下者。引而竭之。消黃巴豆牽牛甘遂之類。主之。古人又分寒熱而治之。傷熱物者。以寒藥治之。傷寒物者。以熱藥治之。如傷冷物二分。熱物一分。則用熱藥二停。寒藥一停。若備急丸是也。予意當隨症加減。大抵飲食之病。傷寒物一邊居多。以上法門。未必可為典要也。

當今方家以平胃散為主。出入增減。亦可為脾胃之準繩。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則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過劑。過劑則平地反成坎矣。今人以平胃散為常服補劑者。誤也。不若枳朮丸為勝。夫枳朮丸乃潔古老人所製。用枳實一兩。白朮二兩。補藥多於消藥。先補而後消。以荷葉裹飯燒熟為丸。蓋取荷葉色青。得震卦之體。有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氣上升。燒飯為丸。以助穀氣。謂潔古枳朮一方。啟東垣末年之悟。補中益氣自此始也。但潔古專為有傷食者。設今人以此丸為補脾藥。朝服暮餌。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則又甚矣。吾恐枳實一味。有推墻倒壁之功。而人之腸胃中。既已有傷。墻壁不固。能經幾番推倒乎。

至若山查神曲麥芽三味。舉世所常用者。余獨永棄。蓋山查能化肉積。凡年久母猪肉煮不熟者。入山查一撮。皮肉盡爛。又產婦兒枕痛者。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椀服之。兒枕立化。可見其破氣又破

無不可輕用麴藥者。以米與水在甕缸中。必藉麴以釀成酒。必藉藥以釀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甕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不能者病也。只補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尅之藥哉。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饑。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前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番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俱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藥必美。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故醫有貧賤之醫。有富貴之醫。膏梁之子弟。與藜藿之民不同。太平之民。與瘡痍之民不同。鄉村閭巷。頑夫壯士。暴有所傷。一服可愈。若膏梁子弟。稟受虛弱。奉養柔脆。概以此術施之。貽害不小。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可流芳千古。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有俗方。今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

一方。若脾胃惟東垣為聖。擇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因人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姜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加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症調理。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之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源。此東垣之未及也歟。

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無脉。不治則死。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膜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下。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苟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昔張子和動輒言下。蓋下之當也。仲景三承氣。審之詳密。可下不可下。急下。分毫不爽。如下血積。必用桃仁紅花。下水必用牽牛甘遂。下水中之血。必用蝨蟲水蛭。今人畏而不敢下者。不明之罪。小無忌而